

# 城市綠洲



黛西札記  
李夢

上周參加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記者招待會，與出版業內朋友談及市民尤其是青少年閱讀習慣的培養。的確，香港書展之類的大型文化活動，對於推廣閱讀助益甚多，而除此之外，中小型的、日常的閱讀推廣項目，同樣是幫助市民愛上閱讀的重要方式。

說起日常生活中的閱讀推廣，公共圖書館絕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國各州的公共圖書館，免費面向市民甚至遊客開放，任何人不論年齡或文化背景，都能自由在這裏停留，閱讀、休憩，參加館內的文化藝術活動。歐洲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公共圖書館，不單是市民借閱圖書和電子書的好去處，有些更憑藉特色建築及別致策展，成為外來遊客慕名打卡的網紅景點。

近來往返內地出差較多，眼見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公共圖書館發展尤其迅速。例如上海徐匯區的徐家匯書院，由舊建築活化而成，打造海派文化空間，年均接待訪客近二百萬，儼然成為線上線下的熱議話題。又如深圳福田區圖書館，遍布福田區內各處，既有綜合型圖書館，也有兒童圖書館、非遺主題圖書館、藏在公園裏的圖書館以及地鐵

站的咖啡主題快閃店等。這些不同形態及功能的公共圖書館，不僅滿足市民閱讀需求，更點綴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為城市空間注入文化與藝術內涵。

我不由想到香港公共圖書館，如何在香港建立全民閱讀、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當下，更好發揮其特色及功用？香港現時的公共圖書館系統由七十多間固定圖書館組成，另有十多間流動圖書館以及若干自助圖書站，分布在香港十八區，經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連接，服務讀者超過六十年。周末或放假日子，我常去公司附近的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看書借書，或在中環大會堂公共圖書館的閱覽室翻閱報刊，看久了抬頭望向窗外，便是滿眼的山海與綠意。如此自在愜意的環境，卻少有像我一樣悠閒的讀者。大部分市民或遊客在鬧市區，往往擁擠於商場人潮，或在某些新開張的網紅小店冒着高溫大排長龍，而錯過了這些城市裏的「清涼綠洲」。

或許，香港的公共圖書館也能像波士頓、阿姆斯特丹或是深圳的圖書館一樣，成為市民休憩好去處，以及外地遊客慕名到訪的景點，關鍵在於圖書館從業者如何在內容和策展上持續創新，並借助各類社交媒體平台宣傳推介。未來，可考慮活化部分歷史建築建造香港特色圖書館，或在商業綜合體內專闢空間開設快閃店或限定店，讓書與人、人與人連接，讓這城市滿是綠意與生機。



► 深圳市福田區圖書館開設在地鐵站內的書語咖啡快閃店。作者攝

# 生命的自覺



自由談  
張君燕

認識一位大姐，年過半百，身材卻一直保持得很好。體態苗條、輕盈，腰背挺直，說話做事雷厲風行，年輕態十足。我好奇地向她探聽保持年輕的秘訣，大姐倒是爽快，大方地說：「堅持健康飲食和鍛煉。」

大姐的一日三餐清淡，但很精緻，講究葷素搭配、營養均衡。至於鍛煉，她每天晨跑是雷打不動的，早上空氣好，讓身體吐故納新。晚飯後，她還會做運動操、散步，與姐妹們一邊說笑，一邊運動，回家後洗熱水澡，早早休息。

這些方法聽起來不難，很多人心馳神往、躍躍欲試，可幾天下來，大部分人都打了退堂鼓——那麼多條條框框約束自己，實在痛苦。大姐搖頭輕笑，於她而言，這樣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習慣，不需要提醒，更不必約束，自然而然就會那麼做，絲毫不會覺得辛苦，反而感覺很輕鬆。

想起讀書時的一位老師，性格和善，待人真誠，只要有人開口求助，他總是不遺餘力出手相幫。很多人對此稱讚不已，也有人私下表示不屑：不累

嗎？做一件好事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老師雖然還沒有做一輩子好事，但也已經做了大半輩子。漸漸地，他的身邊不再有質疑的聲音。

後來才得知，老師除了幫助身邊的人之外，每隔一段時間還會去一趟山區小學，給那裏的孩子們送去書籍和學習用品，給他們講大山外面的世界。在他的引導和影響下，很多孩子都走出大山，還成為老師的同行者。原來，助人已經成為老師印刻在身體裏的一種自覺。

在書上看到過一個故事。弘一受邀到豐子愷家裏做客，豐子愷請弘一坐上一張藤椅上，藤椅柔韌，坐上去會很舒服。弘一沒有馬上坐下，而是先搖晃了幾下藤椅，方才緩緩落座。這並不是第一次，次次都是如此。面對豐子愷的疑問，弘一解釋說，這張藤椅舊了，藤條間有很多縫隙，可能藏匿著一些蟲蟻，如果突然坐下，會擠壓到牠們。這樣的悲憫實在讓人動容。這是發自內心的慈悲，是自然而然作出的反應。

說到底，那些我們下意識中的行為，其實是源自於生命的自覺。一個人內心越柔軟，目光越清澈，經歷得越多，對待萬事萬物越能保持悲憫與敬畏，這樣的生命也會愈加開闊，愈加厚重，愈加遠遶。

# 惆悵



如是我見  
李憶君

近來常在車來車往的繁忙馬路上看到三兩個兜賣番石榴的小販。他們手裏拎着的番石榴是一小袋一小袋地裝在透明塑料袋裏，並且已經削好皮切成大小適中的片狀。見到前面交通燈轉黃，車流慢下來時，趕緊湊前去兜賣。

這些兜賣番石榴的小販，幾乎都是統一着裝：長袖T恤，長褲，戴鴨舌帽，而且還是最遮陽的那種。這當然不是制服，而是大熱天，烈日高照下，持續在馬路上跑來跑去，確實是酷熱難耐。

坐在車裏的我每次都很留意他們，是想看看在車龍如流水的馬路上，有多少人買他們的番石榴，而那又是些什麼人？卻總不見有降下車窗幫襯的人——沒生意呢，我心裏不禁為他們着急。

我之所以上心，是意識到他們都是異鄉人，都是為口奔馳的一群人。而這營生看來又是如此慘淡，還能繼續下去嗎？可情況竟然是，他們的身影不僅沒絕跡，還似乎有日益壯大的趨勢——我沒看見，不等於沒有幫襯

的人。

而現實是：生活是艱難的，人生有快樂和痛苦，快樂也不是常常有，但比較起來，快樂多些或少些，總算是有的。當然，我的這些所謂換位思考，即使不是悲觀也是妥協的，從中感覺到一種淡淡的憂傷。彷彿生活的艱難在於一切都在衰退沒落中。

可轉瞬間卻覺出，不是這樣的，如今的社會，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回想過去，再對比今天，你會發現在馬路上奔來跑去都不是那回事了。至少他們都是成年人。時光倒流二三十年，在網際網絡還不普及的八九十年代。每到跑馬和萬字博彩開彩日，在晚報還沒來得及送到報攤之前，交通燈前，穿梭在馬路上的是一些小孩，年齡最大的也不過是十一二歲左右。手裏拿着一疊影印的「開彩成績」，競相搶撲到車流中去，口裏一迭聲稱：馬票、萬字。經過的車流，十之八九會有一隻手從車窗裏伸出來，生意可真興隆啊。沒人會在意阻礙交通，更沒人在意孩子們的安全問題。那時我就一直在想，買

# 「克洛德·維爾拉的回望」



市井萬象

在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之際，法國藝術家克洛德·維爾拉（Claude Viallat）的大型個人展覽「克洛德·維爾拉的回望」近日在雲南省昆明市展出，其八十餘件作品全面回顧了維爾拉近三十年來的藝術創作軌跡與風格演變，「回望」是對維爾拉一九九九年於昆明市博物館舉辦個人展覽的呼應。

中新社

# 大預言家



英倫漫話  
江恆

提到「神預言」，恐怕非《2001太空漫遊》莫屬。如今人類掌握的科技，不少能從影片中找到影子，而該劇本的作者亞瑟·克拉克，在他其他小說中對未來的許多預測也都實現了，因此有人說，與其說他是科幻作家，不如稱他為預言家。

在這部上映於一九六八年的科幻電影中，有很多在當時看起來不可思議、如今已變成現實的情節，比如有太空船乘客一邊吃飯，一邊查看一塊能顯示各種資訊的電子薄板，其設計與iPad沒什麼兩樣；弗洛伊德博士在太空船上和家人打視頻電話，雙方透過螢幕看到彼此的臉，功能也與微信、Zoom等視頻會議軟件相似；還有在多次對奔中打敗宇航員的智能機器「哈爾9000」，也像是擊敗人類棋手的人工智能AlphaGo的翻版；就連人類在月球背面活動的鏡頭，與後來美國阿波羅登月幾乎一致，以至於有陰謀論者認為，NASA就是按該電影偽造登月的。

實際上，影片中的這些構思在更早的文字中就出現了——克拉克於一九四八年為BBC文學比賽所撰寫的短篇作品《哨兵》，直到十六年後他才和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將其改寫成小說和劇本。書中還提到不少電影中沒有的情節，例如電子薄板具有聯網、搜索和觸屏功能，唇語識別說話、聲音核驗身份等，特別是人類飛船突破木星重力場的描寫，在今天看來相當超前。也就是說，距今七十多年前，克拉克便作出如此大膽預言，也難怪中國作家劉慈欣曾感慨，「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對《2001太空漫遊》的拙劣模仿」。而國產影片《流浪地球》中的智能機器AI MOSS、飛船經過木星等元素，某種程度上都是向克拉克致敬。

然而，就預言能力而言，克拉克眾多小說作品中比比皆是。例如一九四七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太空序曲》，準確地預測了一九五九年發射第一枚登月火箭的年份。他在多部小說中反覆提到自動控制汽車，相當於今天的無人駕駛概念。他還在別的場

合提出一種小到可以隨身攜帶的「個人收發器」的想法，能夠與世界上任何人聯繫，並且具有全球定位功能，讓迷路成為過去，其描述的無疑是今天的手機。他在接受採訪時，還提出了遠距辦公及遠距醫療，網絡銀行及可重複使用的太空船，並描繪了諸如家庭電腦、郵件、智能手錶等科技創新的出現。甚至在靠科幻小說出名之前，他預言了一種可將廣播和電視信號傳播到全世界的遠程通信地球同步衛星系統，地球同步衛星軌道也因此被命名為「克拉克軌道」。

也許有人會說，對未來預言並非克拉克的專利，許多早期科幻作家同樣充滿超前的想像力。像是凡爾納在《從地球到月球》中描繪了人類利用「超級大炮」飛向月球，又成功返回地球。阿西莫夫在《奇妙的航程》中講述進入人體內移除他腦部血栓的「納米醫生」。H·G·威爾斯分別在《陸地裝甲車》和《解放世界》中預言了坦克及核武器的出現。約翰·布倫納在《衝擊波騎士》中創造了電腦黑客及電腦病毒「蠕蟲」這個詞彙。威廉·吉布森在《神經喚術士》中創造了「虛擬空間」概念，並且預言了實境電視節目等等。這些作家們同樣以豐富的「假想」啟發了後人，並為人類的科技進步添磚加瓦。

可與其他所有科幻作家不同，克拉克對新技術的預測數量之大、領域之多十分驚人，並且他善於跳出傳統科幻思維框架，常從外星人和地球人眼中交替看對方，提出人類命運何去何從的考題——滅亡還是重生，永寂還是輪迴？更重要的是，他的名聲



▲一九六八年上映的科幻電影《2001太空漫遊》劇照。

是建立在依照科學背景基礎之上的，而這與他的成長背景有關，他是英國星際協會的正式會員，二戰期間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擔任飛行中尉和雷達技術專家，戰後又以數學和物理第一名獲得倫敦國王學院進修獎學金。所以除了精通通信衛星，他的一些小說確實預示了後來人類的發展。例如，《太空序曲》展示了宇航技術的近期可能性，《天堂之泉》預言了太空天梯的架設。

不過，太空天梯的預測過於超前，至今似乎仍然遙不可及。該設想是一種行星到太空的運輸系統，可以取代火箭旅行的需要，而這個環形結構的空間站，通過軸自轉模擬重力，解決了宇航員在太空中包括上廁所在內的種種不便。雖然今天空間站已成現實，遺憾的是人類尚不能達到克拉克描述的那種先進程度。另外，他預測的一種可以在四十八分鐘內從英國飛往澳洲的太空飛機也沒有實現。

克拉克在BBC的《地平線》節目中曾說，試圖預測未來是一項令人沮喪且危險的職業。因為如果一個預測聽起來完全合理，會讓它看起來保守得可笑，但是若預測太過荒謬和牽強，每個人又都會嘲笑它。儘管如此，他還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台詞，「關於未來，我們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是，它將是非常美妙的。」可以說，他比任何其他科幻作家都更能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未來，帶領全球廣大讀者與他一起踏上瘋狂的旅程。如果我們能發揮克拉克的想像力，也許我們的日常生活會更接近他夢想的未來。

估大多數（本地出版的少說也有五六種吧），文化、藝術、政治、娛樂、婦女、家庭……各種各樣多不勝數。香港的娛樂雜誌，光是電影類的就有好幾種。而文化、學術、思想類的，金庸、胡菊人、戴天、董橋，是那時的文化名人。《姊妹》很火，是婦女洗頭電髮時必看的雜誌，每期都有亦舒的小說。台灣的《皇冠》也不遑多讓，有瓊瑤的小說。那時彷彿是言情小說的天下。而另一邊廂也有比較大眾的《現代文學》月刊、《當代文藝》月刊，像白先勇、陳映真、林海音、徐速、劉以尊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在那個時期接觸到的。當然還有南洋本土的《學生周報》和《蕉風》月刊。那可是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奶水和搖籃，沒有它們就沒有我們。

我的惆悵是，在那個年代，文學雜誌是可以擺在書報攤上讓路過的人隨手買的。而如今的書報攤有些變質了；文學雜誌鮮見，或是因為衰退沒落，或是真的沒有了生存的空間。